#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三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戴聯奎

謄錄監生臣董揚曾

東坡全集卷三十三

宋　蘇軾　撰

賦十七首

延和殿奏新賦成德之老來奏新樂

皇帝踐阼之三載也治道旁達王功告成御延和之高拱奏元祐之新聲翕然便坐之前初觀擊拊允也德音之作皆效和平自昔鍾律不調工師失職鄭衛之聲既盛雅頌之音殆息時有作者僅存遺則於魏則大樂令

夔在漢則河間王德俾後世之有考賴斯人之用力時移事改嗟制作之各殊昔是今非知高下之孰得爰有耆德適丁盛時以謂樂之作也臣嘗學之顧近世之所用校古人而失宜峴下朴律猶有大高之弊瑗改照尺不知同失於斯是用稽周官之舊法而均其分寸驗太府之見尺而審其毫釐鑄器而成庶幾改數以正度具書以獻孰謂體知而無師時惟帝俞眷茲元老雖退身而安逸未忘心於論討鏗然鐘磬之調適燦然虡業之

華好聊即便安之所奏黄鍾而歌大成行詠文明之章薦英祖而享神考爾乃停法部之役而衆工莫與肆太常之業而遍臣必陪天聽聰明而下就時風和協以徐回歌曲既登將歎貫珠之美韶音可合庶覩儀鳳之來斯蓋世格文明俗躋仁壽天地之合既應金石之樂可奏延英旁矚念故老之不來講武前臨消群慝之交構然則律制既立治功日新號令皆發而中節磬莞無聞於奪倫上以導和氣於宫掖下以胥悦豫於臣隣以清

濁任意而相譏何憂工玉謂宮商各諧而自遂無愧音臣嗚呼趙鐸固中於宮商周尺仍分於清濁道欲詳解事資學博儻非夔曠之徒孰能正一代之樂

明君可與為忠言賦 明則知遠能順忠告

臣不難諫君先自明智既審乎情偽言可竭其忠誠虛已以求覽羣言於止水昌言而告恃至信於平衡君子道大而不回言出而為則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謀身必忠而況於謀國然而言之雖易聽之實難論者雖切

聞者多惑咎非開懐用善若轉丸之易從則投人以言有按劒之莫測國有大議人方異詞佞者莫能自直昧者有所不知雖有智者孰令聽之皎如日月之照臨罔有遁形之蔽雖復藥石之瞑眩曾何苦口之疑蓋疑言不聽故確論必行大功可成故衆患自遠上之人聞危言而不忌下之士推赤心而無損豈微忠之能致有至明而爲本是以伊尹醜有夏而歸亳大賢固擇所從百里愚於虞而智秦一身非故相反噫言悅於目前者不

見跬步之外論難於耳順者有以百年而與尚其聰明蔽於嗜好智慮溺於愛憎因其所喜而為善雖有願忠而孰能心尚無邪既坐瞻於百里人思其效將或錫之十朋彼非謂之賢而欲違知其忠而莫受目有眯則視白為黑心有蔽則以薄為厚遂使諛臣乘隙以彙進智士知微而出走仲尼不諫懼將困於婦言叔孫詭辭畏不免於虎口故明王審遜志之非道知拂心之謂忠不求耳目之便每要社稷之功有漢宣之賢充國得盡破

羌之計有魏明之察許允獲仲選吏之公大哉事君之難非忠何報雖曰伸於知己而無自辱於善道詩不云乎哲人順德之行可以受話言之告

秋陽賦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為何

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游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溫寒至於凉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蒸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為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濕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畊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墻壁頹穿面垢落堊之塗目泣濕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隣消然鸛

鶴鳴於戶庭婦胥興而永歎計有食其幾何矧無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鍾其鏜奴婢喜而告余此雨止之祥也蚕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升於扶桑曽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笑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温非其慈且今之温者昔

之災者也云何以夏為盾而以冬為衰乎吾儕小人輕愠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慼居不墐户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乎拊掌一笑而作

快哉此風賦

時與吴彦律舒堯文鄭彦能各賦兩韻子瞻作第一第五韻占風字為韻餘皆不録

賢者之樂快哉此風雖庶民之不共眷佳客以攸同穆

如其來旣偃小人之德颯然而至豈獨大王之雄若夫鷁退宋都之上雲飛泗水之湄寥寥南郭怒號於萬竅颯颯東海鼓舞於四維固以陋晉人一吷之小笑玉川兩腋之卑野馬相吹摶羽毛於汗漫應龍所處作鱗甲以參差

灩澦堆賦 并敘

世以瞿唐峽口灩澦堆爲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

而至於夔瀰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大小曽不及其十一尚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鋭於瞿唐之口則其險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爲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灔澦之崔嵬然

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灧澦之下喧豗震掉盡力以與石鬬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劒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汩汩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

物理之固然

屈原廟賦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宫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為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

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疎生既不能力爭
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
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寃兮馮夷教之以上訴
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
所歸兮獨惸惸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
哀子孫散兮安在况復見兮高臺自予之逝今千載兮
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斵方以
為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為之臣佐變丹青

於玉瑩兮彼乃謂予為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與吾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予區區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夫我何悲予所安兮

昆陽城賦

淡平野之藹藹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横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

方傴僂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壓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不知其幾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紛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

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後杞菊賦 并叙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為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饑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

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繆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杯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井丹推去而不嚫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

侯方丈庚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為糧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服胡麻賦并叙

始余嘗服茯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茯苓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為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既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蝨一名方莖黑者為巨勝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為脂麻信矣又云性與茯

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茯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荅之世間人聞服脂麻以致神仙必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則取山苗野草之實以當之此古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者歟其詞曰

我夢羽人頎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蝨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藏兮茯苓為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乃瀹乃蒸

耳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清

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烏烏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絶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

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横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

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

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荅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酒與魚復游於

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横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

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為水六者其壯而一者其穉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寰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為往來之氣也為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

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為汗為涕為洟為血為溲為矢為涎為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騖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真液下涌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為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為江湖井泉上則為雨露霜雪皆同一

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隣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湩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瓶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之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珮之落谷灩玉池之生肥吾三嚥

而遄返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某在海南作此賦未嘗示人既渡海親寫二本一以示秦少游一以示劉元忠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 洞庭春色賦并引

安定郡王以黄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余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

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斑舉秉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嫋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閑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携佳人而往游勒霧鬢與風鬟命黄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糅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潸翠勺銀罌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鴟夷欵木門之銅鐶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呑魚龍之神

姦醉夢紛紜始如髦蠻鼓巴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鬬

卧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弔夫差

之惸鰥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

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烏乎噫嘻吾言

夸矣公子其為我删之

中山松醪賦

始余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而識淺散星

宿於亭臯欝風中之香霧若訏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

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蒿爛文章之糾纆驚節解而流膏嗟構厦其已遠尚藥石之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爐之中免爾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熱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蒸羔酌以癭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

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榼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餔歠其醨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 沉香山子賦 子由生日作

古者以芸為香以蘭為芬以鬱鬯為祼以脂蕭為焚以椒為塗以蕙為薰杜衡帶屈菖蒲薦文麝多忌而本羶

蘇合若薌而實葷嗟吾知之幾何為六入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髣髴或鼻勞而妄聞獨沉水為近正可以配薝蔔而並云矧儋崖之異產實超然而不羣既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之内足故把握而兼斤顧占城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蚊宛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往壽子之生朝以寫我之老懃子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幽芳於帨帉無一往之發

烈有無窮之氤氳蓋非獨以飲東坡之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

稗酒賦一作酒子賦并引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以是餉余寧其醅之漓以斷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為賦之

米為母麴其父蒸羔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滑甘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瀹其糟飲其友先生既醉而

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稺酒之初泣兮若嬰兒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脾於蠭室兮氄雛鵞之毴毸味盎盎其春融兮氣凜冽而秋凄自我皤腹之瓜罌兮入我凹中之荷杯暾朝霞於霜谷一作腸兮濛夜稻於露一作霜哇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榼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酢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為瓊瑰歸懐壁且握珠兮挾所有以傲厥妻遂諷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

# 濁醪有妙理賦

神聖功用無捷於酒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疑神渾盎盎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為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蘗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解駮漏朝日之暾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酷

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德而言功几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百榼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一杯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壁不可以餔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煗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間州閭五斗解酲不問妻妾結襪庭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韡殿上

李謫仙之敏捷佯醉遏地常陋王式之褊鳴歌仰天每譏揚惲之俠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旅之於獨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蔣濟而射木人又何狷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踈故我内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眄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泠之淵以釀此醪然後舉窪樽而屬吾口

老饕賦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江右久不改火火色皆青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鏖嘗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夭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黎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侯紅

潮於玉頰驚煖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唱抽獨蠒之長繰閔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柂之瓊艘各眼灩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

## 菜羹賦 并叙

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煑蔓菁蘆菔苦薺而食之其法不用醯

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而可常享乃為之賦辭曰
嗟余生之褊迫如脫兎其何因殷詩腸之轉雷聊禦餓
而食陳無芻豢以適口荷鄰蔬之見分汲幽泉以操濯
博露葉與瓊根爨鉶錡以膏油泫融液而流津適湯濛
如松風投糝豆而諧匀覆陶甌之穹崇罷攪觸之煩勤
屏醯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耗初而釜治火增壯
而力均滃嘈雜而麤清信淨美而甘分登盤盂而薦之
具匕筴而晨飧助生肥於玉池與五鼎其齊珍鄙易牙

之效技超傳說而榮勳沮彭尸之爽惑調竈鬼之嫵嗔嗟丘嫂其自隘陋樂年而匪人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忘口腹之為累似不殺而成仁竊比余於誰歟葛天氏之遺民

## 颶風賦

南越志𤍠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氣也常以五六月發未至時雞犬為之不鳴又嶺表録云秋夏間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飄風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余曰海氛甚惡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蓋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余乃入室而坐斂衽變容客曰未也此颶風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隕瓦擗屋礧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

崖之再觸列萬馬而並騖潰千車而爭逐虎豹讋駭鯨鯢犇䖏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余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挲搨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旣偃輯軒檻之已折補茅屋之罅漏塞墻垣之隤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出於相

過昔之飄然者若為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拖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辯陋耳目之不廣為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髣髴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黠鼠賦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噫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為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

此蟲之計中驚脫免於處女烏在其為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為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齧而為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復改科賦

新天子兮繼體承乾老相國兮更張孰先憫科場之積

弊復詩賦以求賢採經義之淵源是非紛若考辭章之聲律去取昭然原夫詩之作也始於虞舜之朝賦之興也本於兩京之世迤邐陳齊之代綿邈隋唐之裔故遒人狥路為察治之本歷代用之為取士之制近古不易高風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號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之不勝其弊謂專門足以造聖域謂變古足以為大儒事吟哦者皆童子為雕篆者非壯夫殊不知採摭英華也簇之如綿繡較量輕重也等之如錙銖韻韻合璧聯

聯貫珠稽諸古其來尚矣考諸舊不亦宜乎特令可畏之後生心潛六義佇見大成之君子名振三都莫不吟詠五字之章鋪陳八韻之言字應周天之日分運而無積句合一歲之月分終而復始過之者成疣贅之患不及者貽鈌折之毀曲盡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遭逢日月忻歡者諸子百家抖擻歷圖快活者九經三史議夫賦曷可已義何足非彼文辭汎濫也無所統紀此聲律切當也有所指歸巧拙由一字之可見美惡混千人

而莫違正方圓者必藉於繩墨定隱括者必在於樞機所以不用孔門惜揚雄之未達其逢漢帝嘉司馬之知微噫昔元豐之新經未頒臨川之字說不作止戈為武今嘗試於京國通天為王今必舒於禁籥孰不能成始成終誰不道或詳或略秋闈較藝終期李廣之雙鵰紫殿唱名果中禰衡之一鶚大凡法既久而必弊士貽患而益深謂罷於開封則遠方之隘者空自韞玉取諸太學則不肖之富者私於懷金雖負凌雲之志未酧題柱

之心三舍既興賄賂公行於庠序一年為限孤寒半老於山林自是憤愧者莫不顰眉公正者為之切齒思罷者而未免欲改之而未止羽翼成商山之父謳歌歸吾君之子諫必行言必聽焉此道飄飄而後起

思子臺賦

余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彦輔眉山人與其弟流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為人而舉其議論彦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

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余少時常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髣髴也

客有自蜀游梁傃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巋然之頹基兮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犬臺之纔覩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

兮又將覆劉氏之宗間漢武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戎殺揚石而未厭兮又瘞禍于宮中狃君王之好殺兮視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傅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書不鑒余之無聊兮實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尚逭死於泉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遘大患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永巳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愛君之眷眷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既沉冤之

無告兮戮讒人其已脫幸曾孫之無恙兮或慰夫九原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已矣之不諫魂煢煢乎其歸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胡斯高之羸豕兮視其君猶乳虎胥續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雊殭王定制惟愍懷之遭離兮實追蹤於漢戾顧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哂兮

亦各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戎而鞭百蠻笑堯
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兮
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甘泉
咫尺而不通兮與式乾其何異既上配於秦皇兮又下
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狂聖之本同而聰明之不可恃
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
視余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況於金
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暱

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賁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為明王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擬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天道好還以德為符惟孟德之鷙忍兮亦嗜殺以為娛彼楊公之愛脩兮豈減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舐

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臞吾將以嗜殺為戒也故於

末而并書

東坡全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三十四

宋 蘇軾 撰

敘二十五首

南行前集敘

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

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咏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强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送章子平詩敘

觀進士登科録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葢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闚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葢十舉矣而得

吾子平以爲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熈寧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爲同年友衆以爲宜爲此文也故不得辭

## 牡丹記敘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

之精究博備以為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為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愚蠢迂濶舉世莫與為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為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為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强

為公紀之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强記遇事成書非獨牡
丹也

送杭州進士詩敘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蘇子曰士
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偽也苟志於得
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
凡可以得者無不為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
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

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况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熈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栢也言水而及松栢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邵茂誠詩集敘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虡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

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為人篤學强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為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顔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録其文哀而不怨亦茂

誠之意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敘

昔翟公罷廷尉賔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賔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余嘗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

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
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
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
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
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
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
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
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

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晁君成詩集敘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絶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絶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

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

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没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竒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埶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絶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為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中守而郃猶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

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 皃繹先生詩集敘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曰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

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凫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

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懐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録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顔氏先師兖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徐州鹿鳴燕賦詩敘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

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
丑晦會于黄樓修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前列之鼉工
歌拜三義取食野之鹿是日也天高氣清水落石出仰
觀四山之晻曖俯聽二洪之怒號眷焉顧之有足樂者
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羣賢畢
集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
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
愧於山陰真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大夫庶士

不鄙謂余屬為斯文以舉是禮余於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偶儷之文疇昔所事揚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南音貽諸故人必不我誚也

## 王定國詩集敘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

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
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
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
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
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
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
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

然而肯然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顔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黄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

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聖散子敘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癥癖瘧瘴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為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為危急其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

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守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止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即覺清凉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大釜中煮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即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祕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

謫居黄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授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為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人龎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田表聖奏議敘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

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絶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畧

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歴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樂全先生文集敘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

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

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毁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悦公者寡不悦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歷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

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畧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决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

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歷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况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范文正公文集敘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

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竒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

十一年遂與其季徳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槀見屬為敘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徳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

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

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六一居士集敘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

孔子作春秋而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

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黄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

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

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

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八境圖後序

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為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某為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八境圖求文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某南遷過郡得遍覽所謂八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

相與請於某曰詩文昔嘗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没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

聖散子後敘

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畧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由此積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辨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

今募信士就楞嚴院修製自立春後起施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徑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羅尊者以訶梨勒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衆疾施無多寡隨力助緣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當崇善因吳郡陸廣秀才施此方并藥得之於智藏主禪月大師實澤乃鄉僧也其陸廣見在京施方并藥在麥麴巷居住

送人叙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為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聦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塹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脩飾而成器耳求為桓璧彝器其可乎

送水丘秀才叙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為歌詩與揚州豪傑交游頭

骨磽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
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
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恥不得為將歷
瑯琊之會稽浮沅湘遡瞿塘登高以望遠摇槳以泳深
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絶俗而
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賡
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犂然不知其心之樂奚以
異也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

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即而獨後則仙夫之屐可以南矣

獵會詩叙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為京東第二將武力絶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為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黄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絶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

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兎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吏日以為常如曹氏父子横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以為異日一笑

講田友直字叙

韓城田益字遷之黄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予曰益者三友何獨取諸此某曰夫直者剛者之長

也千夫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誠得直士與居彼不資吾子之過切磋琢磨成子金玉使子日知不足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脩於直者有直而陷於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無道如矢此直而脩於直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於曲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隣此曲而盜名直者也子為父隱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願為吾子擇益友也嘗以是觀之

送張道士叙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已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

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為陶乎將為矢乎山有蕨薇可羮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江子靜字叙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予予字之曰子靜夫人之動以靜為主神以靜舍心以靜充志以靜寧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已則靜逐物則動以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動靜殊也後之學者始學也既累於仕其仕也又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是憂樂係於進矣平旦而起日與事交合我則喜忤我則怒是喜怒係於事矣耳悅五聲目悅

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芬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耶然之身而所係如此行流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日之所養尚能存耶喪其所存尚安明其已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偽哉故君子學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物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為之欣喜愛惡而累其真歟君齒少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已則何往而不適哉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敘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為一孰為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黄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為誠孰為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烏知真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道無目而

隨人則扶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錢唐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竒語雲烟葱朧珠璣的皪識者以為畫師之流聰又不已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文殊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不止自聞思脩以至于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為蘧廬而況書詩與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傴僂承蜩苟可以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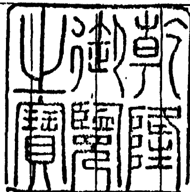
其巧智物無陋者聡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聡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為聡得道淺深之候

觀宋復古畫敘

舊聞房琯開元中嘗守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游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曰是唐本宋

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杭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余彈之有異聲熟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余嘆息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奈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余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卧復夢殊來理前言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于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

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廸畫
山水草木蓋妙絶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脱無
所着皆奇士也詩曰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
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絃雖高張絲聲不附木宛然七絃
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
不識無絃曲



東坡全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三十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莊絅明

東坡全集卷三十五

宋 蘇軾 撰

記十三首

## 清風閣記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為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為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為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

安用記乎雖然吾為汝放心遺形而强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强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為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為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

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

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益滋

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旣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鳳鳴驛記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為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皁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

覽坯釘各以枚計稭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
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
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以為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
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
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
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
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
齟於世則今且何為矣而猶為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

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疕鯢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為其大者不屑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真足書也

# 凌虛臺記

臺因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遥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簷

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槖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

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畆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中和勝相院記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

踐荆棘虵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虎豹烏烏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年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絶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畧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雖名為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毁服壞毛髮者之多也

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剟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説攝衣升坐問荅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爲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

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寳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為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為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

足稱者故强為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為菩薩陰為天

王凡十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為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

恐捨者軾用其説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斮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

是者與亢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亢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况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且畫先

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

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脩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踈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

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

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脈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

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 墨妙亭記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遥堂之東取凡境內

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為善地號為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都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為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饑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為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

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為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為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為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為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藏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

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奕棊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

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為難孔丘知之以為博由此
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
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捬心
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斵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
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
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
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
室而藏之屬余為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

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娱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余之所言者為鑒

錢塘六井記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為

桑麻之區而久乃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為相國井其西為西井少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井為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為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

坊為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
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
之派别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為匿溝湖底無所用
閘此六井之大畧也熈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
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
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
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
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

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為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為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為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絶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為水閘四皆垣墻扃鐍以護之明年春

六井畢脩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
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
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二家之市
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
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
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
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
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

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歷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

若藏此筆寳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大悲閣記

羊豕以為羞五味以為和秫稻以為酒麴蘗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之候

一也而二人為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為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畧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畧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為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

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載於書而傳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為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

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為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遍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余嘗以斯言告東南之士矣蓋

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為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為大以欺佛者故為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東坡全集卷三十五